军嫂的信仰

□ 张新平

婷婷是一名孕妇，是我一位多年未联系的朋友的女儿。在孕37周的时候，我才见到了她。

她是一名军嫂。军嫂这个词，意味着什么，意味着，作为一名怀揣六甲的孕妈妈，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没有伸过来的一双大手，更何谈“皇后”的待遇以及那些本应有的疼惜的眼神，爱意的表达？她是那么独立，独立得让人心疼；又那么坚强，因为除了照顾自己，她还数年如一日，照顾着卧病在床的姥姥。

真是一名懂事的好孩子！我在心里暗自赞叹着。

婷婷愿意自然分娩。别说她身高一米七五，就是小个子，对于自然分娩这一人类主流的分娩方式，我也是非常支持的。

我叮嘱她说，你一定要控制体重，必须控制，因为越是最后两周，宝宝长势越快，有时候长一斤都有可能！她笑着答应了。

我教会了她骨盆摇摆和母婴链接。这两项技术，实际上在孕早期，不，是一怀孕就应该安排上的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，很多妈妈来我们医院的时候已经到了孕中、晚期，这课补得有点仓促和潦草，但是有，还是聊胜于无的。

母婴链接，是孕妈妈通过自己的意念和胎宝宝对话，是一种高级的胎教方式。它的好处不仅仅应用在纠正臀位上，还增加了母胎觉知、互动性和心灵感应。在分娩时可以达到母婴同频共振，增加分娩协调性、促进亲子关系。妈妈希望宝宝成为怎样的人，妈妈就要做那样的人——想好的、看好的、说好的、做好的、传好的，就会得到好的。不单孕妈妈，连爸爸、奶奶、姥姥等亲人，也要和宝宝链接。通过母婴链接为宝宝创造一个美好、幸福、有爱的成长环境。

每次她来助产士门诊找我，我都会问她，母婴链接了吗？她的回答是肯定的。临近预产期，我问她：“你跟宝宝商量的什么时间出来？”

一定有人在问：“真这么神奇吗？”对，母婴链接就是这么神奇，妈妈基本上知道宝宝出生的具体时间阶段，有时候是一个区间，有时候准确到一个时间点。

婷婷回答得非常干脆：“是的，宝宝爸爸回家的时候，就出生。”

我笑着说：“好，那他什么时间到家？”

婷婷说：“这周六。他一回来，我就去找你办理住院手续。”

我欣然说：“好。”

周六到了，意外的是我并没有接到婷婷的电话。

两天后，也就是新的一周开始的时候，我接到了她的电话。她有点害怕地说：“见红了，咋办？”我询问：“宝宝爸爸说上周六回家，没有回来吗？”她说：“是的，军队临时有事，耽搁了两天，今天回来的。这不，他一回来，就见红了。”

我笑了，说：“这不是很好吗？母婴链接的时间很准确啊。别紧张，见红也不一定就马上就生。第一胎不会那么快，有了规律宫缩，再来医院也不迟。”

我的笑声对她的情绪明显起到了安抚作用，她高兴起来，连连答应着：“好、好。”

周三的时候，接到她的信息，说有宫缩了。虽然没有规律，但是也没能睡好。主要原因是来自同事、朋友的电话、微信，大家都问她生了没有？压力很大。这就是好心办坏事的例子。大家都出于关心，有时候真是适得其反，因为难产里面还有一种叫“心理性难产”的，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不主张临近预产期就到医院待产的原因，当看到大家都顺产或者剖宫产了，一种无形的压力会从四面八方席卷过来，孕妈妈自己就绷不住了，造成精神紧张、焦虑，随后身体内有一种叫“儿茶酚胺”的物质释放，造成宝宝缺氧、宫内窘迫，本来不难产，也难产了，最后无奈只能以剖宫产结束分娩。

我安慰她说：“不要着急，宝宝这不是在做准备工作吗？宫缩也不可能是一下子排山倒海、像暴风骤雨一般突然来的，是一点一点加强的。不然谁受得了？”

她说：“明天周四就四十一周了，明天我先住院，明天如果生不了，周五就剖宫产吧！”

我说好。

对于这样内心笃定的孩子，我也不好说什么。孕期涨了近五十斤，孩子大小也不太好估计。就顺势而为，听从她自己内心的声音好了。

周四她办了住院手续，之后也在她的要求下医生递交了周五八点的手术通知书。

周四晚上临睡前我还在想，别是在夜里生了或者剖了吧？但手机一夜很安静。早晨六点多，我收到了微信群里工作量的汇报。说有一个一胎的宫口开大七厘米了。我当时就意识到，该不会是婷婷吧？一个电话追过去，果真是婷婷，夜里进的产房，怕打扰我休息，也没给我打电话。我只说了一句“我马上到！”就快速赶到产房。我见到了产床上的婷婷，她的脸虽略带疲倦，却有掩饰不住的神采。我接住她伸过来的手，问她：“母婴链接一下，宝宝到哪儿了？”她笑着说：“马上就出来了。”果真，不一会儿，宝贝黑黑的头发像感受到春风的小草芽儿一样从产道冒了出来。分娩过程非常顺利，七点四十五，离预定手术时间仅仅差十五分钟的时候，宝贝诞生了！全程没有打无痛，妈妈体验感超好，这就是母婴链接的力量！

我开玩笑说：“宝贝一定是不愿意剖宫产出来，才在手术时间前，掐着点儿出来的，真是个会疼人的好宝宝，像他妈妈一样。”

每次说到母婴链接的神奇，我都会想到这位军嫂的故事，她的依从性、对我的信任，都会让我内心涌起不一样的情愫。

产房每天都有新故事，我是一个爱讲故事的助产士。

“手紧”的母亲

□ 董虎艇

又一次梦见了母亲。醒来后，不禁想起了母亲在世时过的那些紧日子。

其实也难怪，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村里各家各户都不富裕，当妈的手要是不紧，一家老小还不得喝西北风？

记得8岁那年，我在四个乡镇的小学统考中，考了个语文、算数“双一百”，还因此被学校选为学生代表，准备在庆“六一”活动上登台发言。我当时别提有多得意了，特别是得知活动要求穿白球鞋的时候，看了看自己脚上这双唯一的旧蓝球鞋，立刻跑回家，就仿佛邀功请赏似的，理直气壮地要母亲给买一双新球鞋。还没等我“嘚瑟”完，母亲兜头“一盆凉水”泼了过来：“买那干啥，一年穿不了两回，又不禁脏。还有，你别觉着这回考好了，就翘尾巴！”得，鞋没落着，还挨了顿说。我嗫嚅着问：“那明天学校要求穿白球鞋咋办？”“你甭管，我有办法！”

正说话间，弟弟放学回了家。他进门就说：“妈，后半晌儿交学费，每人一块五。”母亲听完愣了一下，又看了我一眼，啥也没说，撂下手中的活计，直接就去了对门儿的二妈家。二妈家有俩儿子在城里做工，在庄里头算是富裕户。母亲和二妈是无话不说的好姐妹，遇到难处，母亲都是先去找二妈。母亲把借来的钱先给了弟弟一块五，扭过头来问我：“你不用交吗？”我低着头说：“我们也得交。”母亲批评我：“考俩‘100’就啥都忘了。”说着，又递给我一块五：“拿着吧，手紧着点，别丢喽！”

钱难借，事难执。当我从母亲手里接过这笔借来的学费，我同时明白了两件事儿：第一，学生考高分是天经地义的；第二，白球鞋家里是真买不起。

可买不起也要穿呀。母亲说她有办法，难道又去找别人借？到了第二天，母亲拉着我早早来到学校，还没等我缓过神儿来，她就用白粉笔把蓝球鞋给涂了个遍。白是真白啊，可是她涂早了，这玩意儿一走一掉渣儿，等我登台的时候，鞋子成了“迷彩”鞋。四十多年过去了，这一幕我至今未忘。

母亲不光对我们手紧，对公家的东西手更紧。

当时在村子里，母亲是为数不多的女党员之一。因为大伙儿信得过，生产队选她当了仓库保管员。打那天起，母亲就绝不让我和弟弟碰仓库钥匙。其实，那年月仓库里也没有啥值钱的好东西，不过对我们小孩儿来说，那成麻袋的喂猪用的豆饼倒是还能当零嘴吃。有一回趁母亲不注意，我就随手装了两裤兜豆饼。没想到，还没等出仓库门就让母亲发现了。她当场让我掏出来，然后很严厉地说：“你这是偷！公家的东西，一分一毫都不能拿！”母亲当时那凌厉的眼神，教我至今想来还是不寒而栗。

要说母亲有手不紧的时候吗？也有。当年生产队偶尔会分一些东西，比如口粮、柴禾。最热闹的是春节分猪肉，别人都是往前挤，抢着要肥膘儿，母亲这时候反倒手不紧了，就在旁边看着，准是最后剩下一份没人要的，她才拎回家。我和弟弟埋怨她，她总是懒得搭理。直到多年以后，每次回村，总有老人拉着我的手念叨母亲的好，我才真正理解了母亲的良苦用心。

其实，母亲手最紧的还是对她自己。年轻那会儿，她爱吃鱼虾，却从不舍得买。顶多也就是过年了，买几条带鱼，平时赶集，买点虾皮儿。后来我和弟弟都长大了，也找工作挣钱了，时不时地就会留给母亲一些零花钱，可她最后居然一分没花，都替我们攒了下来。

母亲在五十五岁的年纪永远离开了我们。她手紧了一辈子，没享过一天福。可是她却用那双紧紧巴巴的手为我们拨开了一片无比广阔的天地，让她的孩子们能够自由自在地奔跑、无忧无虑地成长、挺直了腰板做人。

黄瓜蘸酱

□ 顾丽雯

初春的一天，天气晴朗，我和两个好姐妹相约去爬山。气温依旧寒冷，令人着实不敢逞能脱掉棉衣。我们坐上大巴车，经过一个半小时的颠簸，早上8点终于到达目的地。

那是一座什么山啊?！它没有耸入云霄、巍然屹立的威仪，在山脚下稍微一抬头就领略了她的大半个身子。这山就像农户家的一口做饭的大铁锅倒扣在地平线上，令我的一腔热情一下子减了一半。

既来之，则安之，两小时后，我们到达了山顶。在山顶看到了什么呢？看到有一个长达15米的山洞，在山洞的周边散落着几十棵柏树，其他什么也没有，来前的兴味盎然彻彻底底变成了兴味索然。

中午12点我们回到了出发时的村庄，七拐八绕看到一座二层小楼，它是村里唯一的二层小楼，也是这个村子里唯一的小饭店兼小卖部。它依山坡地势而建，一层是小卖部，小卖部的上边又接了二层是饭店，而去二层饭店需要顺着房后的小山坡向上走十来米，再走由铁板焊就的小路。我们停下来，卸下背包在小卖部屋外的墙角席地而坐，早起吃饭早，又爬了半天的山，着实饿了，于是打开随身携带的背包拿出自备的饭食准备开吃。

“哎！三个妹子，你们是来爬山玩的吧？外边冷来屋里吃吧！”随着一串清脆如银铃般的声音响过来，一个中等身材、脑后梳着一个马尾辫、面色红润的中年女人从小卖部里走出来。“进这小屋来吃吧，屋里有空调，暖和！”女人指指小卖部后的一间小屋。我们几个人相互望望，我心里泛着寻思：也不买人家的饭，去人家屋子吃咋好意思啊！于是用蚊子似的腔调说：“不去了！谢谢！”女人就像医院里的B超机，一下就超出我们的难为情：“别客气！你们自己拿的饭也没关系，进来吧！”顶不住初春的寒意，我们拎起背包，跟随她进了屋。屋子不大，有锅碗瓢盆等物，很显然这是厨房。“我还得卖货去，这儿有锅，把你们的饭拿出来自个热热，别吃凉的，容易闹胃病。”女人招呼着，“你们想喝热水，这有水壶还可以自个烧。”女人的脸上写满了热情。

我们猫在屋里，一边吃着饭一边享受着空调送出的暖风，不大一会儿，一股暖流从脚底慢慢升上来，继而又流遍全身，我平生第一次觉得身在外却依然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温暖和舒适，刚刚爬完山的失望顿时被这暖流彻底击溃。中午的饭是几张饼，几个苹果，几根黄瓜。我们觉得大饼就苹果既香又甜，就把苹果消灭光；至于黄瓜，虽然清香且脆，但总觉得不及苹果，最后剩下两根。

不多时，小卖部里又来了几个爬山人，他们点了几个炒菜，这下女人急得走路都带风。看着女人忙忙碌碌的身影，我们自告奋勇地给女人当起了服务员，帮着择菜、洗菜、切菜又把一盘盘家常菜端到客人面前。客人们用餐间隙，又招呼老板娘紧着上一盘黄瓜。“黄瓜刚好没有了！”女人皱着眉嘀咕着。“大姐，我们有黄瓜！”我们一边说着，一边从背包里掏出黄瓜放在案板上。“真的呀！”一抹惊喜就像一道阳光降临在了女人的脸上。此刻的我们，那一个个脸上更是光芒万丈。我们把黄瓜切成长条，接着女人又拿个碗，碗里倒上半碗豆瓣酱，说：“嗯，黄瓜蘸酱好吃！”这时的我很庆幸中午吃饭剩下了黄瓜，而不是苹果。

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这一天，我们收获了爬山之外的无限快乐！

带着老妈做留娘糕

刘红娟

每年赶上老妈的生日或者母亲节，我都会做一锅留娘糕，拿回老家送给老妈，祝福她健康长寿。今年老妈的生日，正赶上爸妈在县城居住，我就突发奇想，何不现场做留娘糕，让老妈亲自体会一下做留娘糕的过程？

提前几天，我就准备了做留娘糕的材料，红红的大枣，枸杞，绿色的葡萄干，还有各色的豆子，绿油油的小白菜，黄橙橙的胡萝卜。

老妈生日这天，我早早就去爸妈的住处。我选取了小白菜、胡萝卜，用榨汁机榨出绿色、橘红色的蔬菜汁，然后加上酵母粉、白糖和面。老妈见我一个人忙活，就用商量的口气说：“你和绿色的，我和红色的，行吗？”我一听心里暗自高兴，八十岁的老妈，还能帮我和面，我是多么幸福的孩子啊！

老妈用长满老茧的手认真地和着面，还一边嘱咐着我，面和硬了就添点水，加上白糖，更容易醒发好。其实，这些我都知道，我自己做留娘糕，和锻炼的姐妹们做留娘糕，做了不计其数次了，还曾两次被县融媒体拍成节目在学习强国平台播放。就这项工作，我也是有一定的经验了。但是听着老妈的絮叨，我还是心生幸福，不管到哪个年龄，在老妈眼里，你永远是个孩子。老妈的这种叮嘱，多像小时候我们在父母的呵护下成长，不用操心身边发生的一切。在外面受了任何委屈，只要有父母的安慰，转头就会破涕为笑。我趁势奉承着老妈：“妈，我天天跟锻炼的姐妹们学习和面，原来，你就会呀。看来你经验比我们多呀！”老妈听着高兴地笑了，干起活来更有劲了。

面醒发好后，我们开始做留娘糕。老妈关心地问我：“你一个人能做吗？要不招呼几个帮忙的。”我笑着说：“妈，我做这都跟玩似的，你就看着吧。”我一边做着留娘糕，一边给爸妈介绍了各个步骤的做法，做留娘糕的由来，寓意。爸妈好奇地看着，时不时赞叹，幸福满足的表情溢于言表。老妈更是见缝插针，帮我赶着面皮，还时不时伸手帮忙捏面，我则鼓励老妈也亲手制作，体会一下面团在手中经过加工变成漂亮花朵的神奇。

说笑间，一锅留娘糕做好了，上屉一蒸。一会儿就满屋飘香了。

微生活

3月9日

今天，我们去田间走了走。我提着小锄，拿着塑料袋儿，低头用心查看出土的野菜，泥胡菜不少已长到手掌大小，有块地不少荔枝草已有手心大小，心心念念的苦碟菜，荠菜都没有寻到影儿，只有幼小的苦麻菜，怯弱地露出尖细的小头儿。之后我们来到罗文口河套，河套里有许多捡石头的人。其中一位捡石头的老妇人80岁，她说不捡石头就钓鱼，儿子带她去哪就去哪，儿子干什么她就干什么。她儿媳跳入她用饭勺挖的坑，和她并肩捡石头，并不时拿着捡到的石头和她交流，真是和谐啊！站在石友间，看他们捡的好石头，抚摸他们用碧玉、泥石磨成的手串，又觉得遥远，这遥远让我有空落感。这些年来，内心的烦扰，哪一次不是一个人在河套的行走间化解？也许，我只是需要寂静，在尘世的生命不能澄澈前，有时需要莽莽天地间一个人的独处。（耿宁）

3月10日

今日读诗，“客情唯有夜难过，宿处先寻无杜鹃”这两句令我心中一动。诗名《送别》，是一个我不熟悉的宋代诗人左纬写的。他没叮嘱朋友在路上小心风霜颠簸，只关心对方要寻得一处没有杜鹃啼鸣的住处，因为这声音会痛扯旅人思乡之心。

那次我和朋友在安徽旅游，住在一处民宿。南方气候多变，一天中的小雨藕断丝连，睡梦都是水气朦胧的。几声“布谷布谷”穿过格窗，这是什么鸟在叫？我支起耳朵仔细辨别，觉得应该是杜鹃。“真是好听。”寂静之中，那鸣叫声轻灵透明，古意婉转，我觉得它是来把我们带到唐朝，或是到宋诗之中的。这个雨夜像是一本厚书，盖在我们的身上。

雨中闻杜鹃，该起思乡之意。我俩却不，因为杜鹃之鸣，我们更想多流连几日，只嫌假期太短，高铁不够快。现代生活的变化，让我们虽爱古典文章，却不能与唐宋诗人每时每刻共情。词牌中有“减字木兰花”，我们的旅游体验，也可以是“减意子规声”。（雁吾）

3月13日

冬天像元末的蒙古骑兵，“哗”地一声，眨眼间溃退到了塞外。东风来了，春天从南向北，迈着凌波微步，一路小跑，奔赴着一场又一场与花朵的约会。

午时，我去人民购物东侧，寻找骀荡东风中的第一枝、第一朵。人民购物东侧南北向长长的短墙上长着二三十丛迎春，每丛都像一个巨大的蘑菇头。我从北向南刚走了几步，就发现一丛枝条的中间，藏着一朵鹅黄色的小火苗！它嗤嗤地烧着，一下子就点燃了我黯淡的心绪。

我大步流星地继续寻觅着，既希望看到更多的花，感受到更多盎然的春意，又暗自祈祷最好今日只开这一枝、这一朵，并且我是第一个发现她的人——诗家清景在新春嘛。天助我也，二三十丛迎春，真的只开了这一枝、这一朵！我仿佛成了独占鳌头的状元郎，又好像抢到了公主从绣楼上抛下来的彩球，喜悦感爆棚！

而那些路人，无论男男女女，老人青年，都态度漠然地从花丛旁走过，再没有一个人愿意扭扭头，去发现她金子般的心。

我喜爱北宋韩琦诗作《迎春花》中的后两句：“迎得春来非自足，百花千卉共芬芳。”这小小的朴素的迎春花，并不因自己最先开放而骄傲，而是希望引出万紫千红的无限春光。其谦逊的姿态，其开阔的胸怀，多么令人钦佩，多么令人神往！我愿成为东风第一枝上的第一朵迎春花，纵然姹紫嫣红开遍之后，人们将我彻底遗忘，我也无怨无悔，不嗟不叹。（程明）

有你，真好

□ 胡筠卿

那年秋天，踏着金黄的落叶，开始这六年的故事；今年夏天，伴着绿色的枝叶，望着落日余晖中你温柔的笑脸，我想说：“汪小姐，有你，真好！”

那次测试，我有许多难题拿不准，但老师伸出无情的大手，把我答得一团乱麻似的试卷收到了讲台上。大家考完一身轻松，可他们愉快的聊天，却变得如此刺耳。我恍惚地晃了晃，难道我就这么没用？我不禁红了眼眶。

就在这时，你来了。我期盼中的安慰的言语并没有出现，你只是轻轻拉起我的手，来到了枫树下。那是我们共享心事的秘密基地，金橘色的树叶，一片压一片，一层叠一层，踩在上面发出清脆的响声。你一言不发，但你那双清澈的双眸却好像会说话，温柔地看着我发红的双眼；你白皙的右手充满了温暖，治愈着我受伤的心灵。

放学时，书包里的礼品盒便签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上面写着：加油，找回那个自信的你！你的鼓励就是茫茫黑夜中的启明星，就是冬日里温暖的奶茶。此时此刻，我感到十分幸福！我会努力的！

汪小姐，你是否还记得操场上的发疯玩耍，是否记得学习上的互相鼓励，是否记得运动会上的互相搀扶，是否记得看电影时为对方递的一张纸巾……

今年夏天，迎着落日余晖，牵着你的手，走出这个承载六年友谊的校园，看着你的笑脸，我想对你说：“汪小姐，有你，真好！”